

# 新 興 文 學 論

著 原 根 柯  
譯 先 端 沈



版局書強南海上

「十月革命」以前



很久之前的一種情景，在我的眼睛前面浮映出來。關於瑣細之點，已經不很能够記憶，但是這種情景的根本想念，却是永也不會離開我的胸臆。我曾經到過一所玻璃工場。在那裏，工人們好像鎖練一般地排列着！十二個或者十五個人一排。立在最外邊的一個，用一種器具汲取了些沸騰着的液體，交給第二個，第二個很快的加以細工，交給第三個。這樣的交遞下去，最後的那人手裏放下了一個做好了瓶子。

這種樣子，我不能想像他們也是具有理智和感情的人們，而祇能想像是一種偉大的機械的一部。他們，在我看來祇像是些組織了帶形機械統系而順調地運轉着的螺旋，齒輪，或者鉤瓣。尤其使我吃驚的，是那個站在

排列中央的工人，他沒有次數地反覆着自動的動作，從他左邊的工人手裏接受了些東西的時候，立刻拿到嘴巴下邊，鼓起了兩頰，將氣息吹進手裏的器具。等吹氣的工作完了之後，立刻將牠交給右邊的同伴。他一方伸直了右手將吹好的東西交給右邊的工人，同時很巧妙地用他的左手從左邊接受未曾吹過的材料，於是機械般的拿到嘴邊，再是和上述一樣地反覆下去。

我看了這種情景，想起了人類將要變成怎樣的問題。在這些勞動者裏面，假使沒有同伴者的協力，有誰能夠獨自地製成一個玻璃的瓶子？或者，這些工人，是不是祇是具備着這種鼓着腮子吹瓶的頭腦和才能？在他們中間，是不是每人知道他們的同伴在做些什麼事情？還有，在他們腦裏，能不能夠想像那種從沸騰的液體變成有用的器具的那種工程的順序？

當然，他們是不能夠的。他們沒有注意周圍的工夫，而且，每天做完了十小時乃至十二小時的苦役一般的勞働之後，早已沒有了要求智識和開拓眼界的慾望。關於包含世界一切美點的真實的人間姿態，當然可以不必提起他，單是和他們日常連結着的工作的事情，他們也不是已經沒有把握全體的餘裕了嗎？

在這個工場裏面，我覺得人類的精神永久的在被滅殺，而使人們變成一個比無力無援的奴隸更加悲慘的東西！他，——是齒輪機械的二薩齒！和這種機械分離了的時候，他便注定了飢餓的運命！因為是他！個，是什麼有用的東西都不能造的。這樣，工場殺却了創造的人類，打碎了爲着生活而爭戰的力量，剝奪了自然所賦與的最高的歡喜，打碎了人類能夠應用自己的計畫而獨力創造的那種自己意識的歡喜，破壞了人類

用着自己的聰明才幹而造成了的，可以適用於人類發達的人生和自然的建設的歡喜。當時，我這樣想。

但是，我的觀察，却是一種錯誤。

在毀滅勞動者的精神的工場裏面，纔在胚胎着他們偉大的力量的源泉。這種源泉不僅可以使他們更生，而且改造了生活的一切形體，而使全世界更換了一次面目。一個工人，什麼事情都不能成就，但是夥伴們團結起來，他們就是人類一切必需事物的創造者。他一個人，當然不能製造一個瓶子，但是一個個同伴造成一個組織了的集團的時候，他們就能夠製造橋梁，宮殿，海上的巨大船艦，陸上噴火的火車，以及空中飛翔的飛艇，就是，在工場裏面的工人，能夠感得了自己所有的真實的力量！

這種力量，存在於勞動者全體努力的聰明之結合裏面，就是存在於同

志的協力，團結，和集團的裏面。一個人雖則沒有力量，但是他們已經非常明白地了解，與同志們團結了的時候，那是對於什麼事情都可以不必害怕的了。

而且，他們已經感到，假使各人的力量能够理想的組織，那麼他們可以支配自然，可以不必希望天帝救人的童話，他們能够改造自然，改造人類社會，使地上充滿了歡喜，使大地本身變成美麗的存在，他們可以廢止過度的勞動，可以用僅少的勞動來充分地生產人類所必要的物質，同時更可以獲得涵養人類智力和感情所必要的一切藝術和裝飾的資料。

他們，而且感到了在獲得社會全般幸福的途上，還有如何的阻礙。他們已經了解，要獲得這種幸福，一定要打倒搾取者的權力！——一定要打倒祇是招致咀咒屈辱，而不去努力實現勞動的使命和靈感，祇是着眼於蓄

財的源泉，而不去發見使工人們獲得人類般的生活方法的那些擄取者的權力！

最後，他們而且了解：和這種人類之敵的資本相爭鬥，是一種困難的事情，是一種繼續的事情，所以爲着要獲得完全的勝利，他們自己對於自身的工作，應該具有一種鋼一般的意志，和火一般的信念。

## 二

工場是新世界的搖籃。在工場裏面非組織不可的，不僅是爲着要產出廢棄舊世界的力量。在工場這種懷抱裏面，產生了新的詩歌，那也是很自然的。

普洛列塔利亞的詩，在文學史上是一種完全特殊的現象。從來，我們

在文藝史上，不曾發見過文藝上的傾向，不以藝術的特徵而用社會的特徵來定義的例子。一切文藝上的新潮流，普通總是先用新的藝術手法和新的表現手段，來闡明自己，來和從前的文學的美學相對抗。但是「普洛列塔利亞詩」這個名稱，在她的旗幟下面立着的詩人們所提出的問題，並不是形式的革命，而是內容的革命。他們所視為重要的問題，不是形式上的完成，而是現社會普洛列塔利亞意識的確立。這一點，最初就應該記憶着的！要想議論普洛列塔利亞詩歌，要想決定她的價值，乃至要想認識他的文學上的成敗得失，必定先要從一個根本原理出發，而將下述的問題當做目標，方纔能夠成功。就是：某一個作品，在某一個時代，對於橫擺在普洛列塔利亞特前面的問題的解決，究竟有沒有積極的任務？在普洛列塔利亞特的歷史道程上面的一個階段，這個作品，對於他們的鬥爭，能不能夠使

得普洛列塔利亞特充滿了清新的感激？單就基里洛夫（Kirillov）和蓋拉西莫夫（Gerasimov）說來，他們並不會發見過什麼新的文學的形式。蓋拉西莫夫的蒙娜·里查，使我們聯想到布洛克（Blok）的不認識的女人，基里洛夫的詩歌，更和巴利蒙特（Balmont）的音樂的諧調相像。這些，就是表示出他們祇在毫不引起興味的方面，和他們接近而已。但是，我們假使將寶米央·白德宜（Demian Bedny）和亞夫瑪脫華比較起來，那簡直是等於用鎗炮來比較花邊的了！

問題祇是下述兩個之中的一個。就是：我們還是應該從文學史上完全地排除一切普洛列塔利亞詩呢？還是應該老實地承認了俄羅斯社會中最創造最健全的階級，在普洛列塔利亞詩歌裏面，發見了他們自己的靈魂中隱藏着的希求的體驗？換句話，就是：我們對於智識階級，所夢想不到的普

洛列塔利亞詩歌的自然發生，不僅使我們對於文學的態度起了變化，而且對於文學研究方法，也是非受影響不可這一件事情，究竟應不應該加以承認？

關於普洛列塔利亞文學問題的大多數的誤解和爭論，都是起源於根據着傳統的文學史的方法，而想要在形式方面決定他們的價值。普洛列塔利亞詩歌，和下章所述一般，因為始終地希望着是普洛列塔利亞的作品，所以並不注重形式的問題。假使是注重的，那一定是非常的失敗的了。他們對於舊時代遺傳下來的一切形式，——例如布洛克和巴利蒙特一般的最近的先輩詩人，瑪耶考夫斯基(Mayakovsky)一般現代詩人，乃至包含着古典的寫實主義者所遺留下來的形式，差不多毫不選擇地加以採用。但是，這決不是表示着普洛列塔利亞詩歌沒有他們自身獨立的容貌。普洛列塔利

亞詩的力量，生存在他的新的內容和對於大眾的有力的藝術影響裏面，生存在創設指導民衆藝術運動的機關裏面。依沿着渾沌複雜而充滿了荊棘的道程，普洛列塔利亞詩歌曾經屢次後退，而想降服在形式主義之誘惑的面前，但是，他的歷史的使命，依然狼明顯地在一切動搖裏面存在，而留存着我們革命陣營裏面的一種最有特色的文學現象。假使我們想像：從這個時代裏面排除了普洛列塔利亞的詩歌，那麼即使這是一瞬間的現象，我們也是立刻可以了解，文學的現象裏面，就要喪失了她最爲顯著的東西。在這個期間，我們有了許多偉大的文學的收穫。其中的一樣，就是一種革命。但是這裏所說的革命，依舊是文學的稱謂，而是選擇了的人們的範圍之內的革命。在這裏，我們知道了一種現象，就是：將文學和「不是文學的客體而是文學的主體的」大眾結合，而遂行了一種強力的刺戟作用，這一

種現象，就是方纔所說的普洛列塔利亞詩歌。

普洛列塔利亞詩歌的日程，也就是「十月革命」的日程。蘇維埃國家，在形式方面也不尋求新的獨創，可以利用的場合，都是利用了從前的完成。蘇維埃國家的歷史的使命，雖則是在破壞一切種類的舊式組織，但是對於軍隊，警察，所有權等等，也並不加以厭棄。假使因為帝政時代和蘇維埃治下，同樣的執行死刑，同樣的征收租稅，而就將兩者的性質混為一樣，那就是凡庸人的見解。同樣，因為象徵主義和普洛列塔利亞詩歌之間，具有同樣的韻律和同樣的詩的構成，而就將兩者當作毫無差別，那一定是術學者和斯各拉學派的見解。我們和某種事象接觸，一定要立腳在一切力量集中着的目的而觀察，而不該祇是注視在這種力量的外面的類似。

正像「十月革命」明白地決定了將來應該進行的方向一樣，——正

像這種方向不因爲新經濟政策和其他的迂路的妨礙而變更了原定的方針一樣，普洛列塔利亞詩歌，一旦變成了文藝發達上一大變革的端緒，而明白地表示了他的道程，那麼他所決定了的道程，也是決不會因爲文學的享樂和形式探究的復活而更改了吧！

### 三

普洛列塔利亞詩歌最初發出燦爛的光輝，是在普洛列塔利亞革命得到勝利當時的一直從前。在一八八〇年時代，勞働者詩人已經寫成了他們的詩句。那時候，還是工場和製造所不會充滿俄國全土，普洛列塔利亞特，不會組織成有力的軍團的時候，也就是燃燒着對於帝政的憎惡而悲傷着被壓迫民衆的苦惱的人們，不因爲民情派的破滅而早已將他們的眼光對着了

幾百萬俄羅斯農民的當時。

在農民的大海裏面，普洛列塔利亞特消失了他們的姿態。祇有蒲力汗諾夫（Plekhanov）和列寧一般具有孤獨的天才的人們，才能在那種時代，根據着歷史的理論，而預知了普洛列塔利亞特一定能够成爲將來革命運動的主力而完成俄羅斯的解放。

當時實際社會的客觀情勢，不能許可初期的勞働詩人好像現代普洛列塔利亞詩歌一般明瞭地處理實際的問題。他們對於自己的苦痛，或者向着農村的空想去尋求活路，或者在不必組織的爭鬥而自然地非到來不可的幸福裏面懷抱着曖昧的希望，或者變成對於壓迫者的咒咀而爆發，或者祇是沈溺在厭世主義的絕望的中間。在他們的詩句裏面，要發見出支配着現代普洛列塔利亞詩歌一般的思想，——就是關於勞働階級的威力，關於勞資

兩階級間利害的衝突，關於對付資本的壓迫非有組織的爭鬥不可的思想，——那是很難得的。

「我於一八六九年生於志伏爾斯加耶縣加新司基郡哈利脫諾夫村的拉特依近司基玻璃工場。我的父親，——是一個普通的工人，在工作上說來，是一個精練而優秀的工人，但是他具備着勇敢而反抗的性格。因為這種原故，主人雖則因為他的技術而雇用着他，一方却是討厭着他的性子。這樣，他祇拿着一點很少很少的工錢。」

年長職工的一個，也就是初期勞働詩人的代表者尼埃察哀夫用這樣的筆致，描寫他自己的生涯。他八歲的時候，就進了玻璃工場，在那裏，被沸騰着的玻璃燒傷了足部。

正是那一天晚上，我受了玻璃的火傷。